

# 從一次又一次的實踐中 找到自己位置

## ——劉致昕學長專訪



採訪∞李紋欣 撰稿∞李紋欣

劉致昕學長，一名曾做過演員、董事長特助的記者，現在在臺南開咖啡廳。一路走來，他在一次又一次不同的經驗中，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。不過，他也並非一開始就找到關於「人生」這個問題的答案。

## **關於大學：想要尋找問題的答案**

劉致昕學長談起進入外交系的契機，正如同許多人的憧憬一樣，是「成為外交官」的期待。此外，在就讀高中時，曾有老師與他們討論外交政策相關的問題，例如：「臺灣在中國這樣的政策之下，有哪些可能性？」，他想要知道答案。

後來，看到外交系的介紹，他覺得通過這個系的訓練，可以找到答案，成為能夠解決問題的人才，所以申請了外交學系。然而，大學的時間，其實他大部分都用來探索自己、認識自己。進入外交系後，他發現自己的人格特質跟專長並不適合成為一名外交官，所以並沒有執著於外交特考。雖然他最後做出了與原來大相徑庭的決定，但外交系的課程卻意外地成為他的養分。

學長告訴我，他最喜歡的科目是「國際關係」與「國際政治經濟學」；此外，高年級學習的國際談判課程與參加A M U N的經驗也讓他受益良多。這些影響他未來走向的課程都與時事高度相關，讓他得以更有脈絡地了解世界新聞。雖然每天吸收到的僅是一個又一個的片段，卻能幫助他拼湊出世界的模樣。

## **關於嘗試：把自己當成一張試紙放進各行各業，你的身體會告訴你答案**

不過，在明白自己不是外交官的料後，他開始修商院、阿拉伯語文學系、社會系、以及傳播學院的課，並在華碩、民主基金會等機構實習，連去柏林交換時也實習了半年。他甚至還去連鎖咖啡廳工作了一年多，也曾當過演員。

「你們知道之後要做什麼嗎？你們覺得未來要怎麼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？」

他利用大學四年做了很多事情，這些事情看似零碎，卻幫助他一點一點編織出問題的解答。在找到答案的過程中，郭昕光老師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。郭昕光老師曾告訴他：「其實你可以在這些摸索中去想一想，自己接下來要做什麼，或者繼續做某件事情，也是一個選擇。」

另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則是國文課的教授。是他告訴劉致昕學長，他可以寫字。劉致昕學長聽從師長的建議，繼續經營他的無名小站，每天想到什麼就寫什麼，試著從一千字開始，漸漸地越寫越多，他認知到自己「能夠書寫」。

最後一個關鍵人物則是社會學教授。學長在大四時修了社會學，每個星期都得交一份幾百字的小報告，內容必須以當週學的社會學理論和時事相結合。他回憶起這個經驗，正是他後來在週刊所做的：把過去一星期發生的事情，寫出除了資訊以外、一般人看不到的東西。

在一次又一次的嘗試中，劉致昕學長不小心發現了他喜歡做的事情——寫字，寫那些與社會習習相關的事。

他說：「在嘗試的過程中，要把自己當成一張試紙，放進各自不同的產業哩，你的身

體會誠實地告訴你，你喜不喜歡這些事。」他也提到，如果沒有師長的提醒，他也可能沒有信心繼續進行嘗試。

「就去做吧！」當我問他，如果未來想從事新聞媒體工作，大學時期可以做什麼時，他很快地回答我。現在的社群媒體發達，加入新聞媒體產業的門檻也降低，他鼓勵學弟妹們，把社群網站當成要報導的版面，你想要寫些什麼，就直接做做看。現在有各式各樣的媒體，也有很多職缺，實習、兼職，只要願意去做，甚至連學校裡也不乏這些機會。

「等你做完之後，再來問『要不要』。你沒有做之前，很多事情都只是說說。」在嘗試、實踐的過程中，我們才有可能找到問題的答案。

### **從記者到開咖啡廳：因為想回家，而且想有一個能讓人自由的空間**

作為家中獨子，劉致昕學長無法同時在臺北工作也照顧好他在臺南的父母親，所以他決定回臺南開一間咖啡廳。

我問他，在這當中有沒有碰到什麼挫折？他談起先前第一份離開媒體的全職工作是當一名董事長特助。對一名記者來說，從一個對方歡迎的人瞬間變成一位提包包的人，看似挫折，他卻告訴我，他只是換個方式來了解這個世界。

「最關鍵是，你要一次一次忘掉自己，不能把自己當作S O M E B O D Y，然後一直把自己鞏固在那個地位。如果我把自己當成一個得過獎的記者、一個寫難民的記者，我現在去賣一杯咖啡，你覺得那個挫折來自於什麼？對，就是來自於你會堅守你創造的自己，所以你不要把那個東西當作你自己就好了，你們現在可能很難理解。人家會說，『喔，劉致昕得過很多獎』、『劉致昕是商周的記者』，諸如此類，那都是『人家』說的，但是如果信以為真，就會覺得那個（評論）等於自己，如此一來，會活得很辛苦，因為你會按照那個樣子活，所以當你必須倒咖啡的時候，你就覺得那是『挫折』。」

當今社群網站發達，許多人活在那些讚、那些喜歡、那些名氣裡，照著點閱率安排自己的人生，安排前進的方向。劉致昕學長告訴我：「你們要很努力地不要成為那「一些人」，不要被那些標籤給制約。」很多人活著活著，失去了與自己相處的機會，也失去了自我。

他與夥伴共同經營「午營咖啡」，即是希望能有個讓人放心、放鬆的空間。故事要從柏林說起，當時的柏林並不富有，但是那邊的人文化水平與知識濃度非常高，一切思緒自由奔放，人人能夠面對自己，而且可以做各種內心所相信的事：吃素、有機、都市農園、減塑，劉致昕學長覺得那叫做「自由」。

於是，「午營咖啡」在臺南市東區誕生了。午營，在臺語裡是「有空」的意思，而英文則是「A Break」。他不敢說自己能帶給大家什麼，但是他希望忙碌的現代人，在面對工作、課業以及滿足別人之餘，能夠有一個時間、空間得以面對自我，認真思考對自己重要的東西，讓人們能「自由」。

### **關於難民：既要體會他們的人生，又要跳出來寫他們的故事**

「現在是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難民最多的時間點，在這個時代，全球有 6500 萬難民，當中又以敘利亞因為 8 年內戰而成為難民主要輸出國，但不只是敘利亞，很多國家都有難民。」

劉致昕學長從2015年開始做關於難民的報導。當時正值百萬難民湧入德國的時間點，他在兩個星期內走訪德國六個城市，為的是明白這些難民從何而來、他們為什麼而來、德國人有沒有接受他們。劉致昕學長告訴我們，可以將後來的英國脫歐、川普崛起、歐洲右派興起、中國話語權增大、甚至於歐美分裂，看成難民潮的蝴蝶效應，2015年的難民潮從此改變了世界。

大家常問他：「為什麼一個臺灣記者要做難民？跟他又有什麼關係？」

他認為，難民也是移民的一種，只不過他們因為政治、生命安全因素，必須非法遷移，如果從移民的角度來看，2016年的移民人數是兩億三千萬，換言之，有兩億三千萬人不是住在自己出生的國家，倘若我們攤開整個歷史紀錄，會發現這個數字是不斷往上升的，「該怎麼接受外來的人」是每個國家都將面臨的課題。

「講難民講到最後，其實是在說怎麼分『裡面的人』、『外面的人』、怎麼讓大家和平相處。」劉致昕學長說。此外，他也提到在這樣的情況下，人們該如何定義傳統民族國家與現代新型態國家；在全球化之下，「牆」該怎麼蓋？

「現在全世界有兩億三千萬的移民，可是現階段也是史上最多國界圍牆數目的時間點，這兩個『最高』其實是並存的，所以可以看出來，國家並沒有準備好要接受外面來的人。」那麼，他反問我：當臺灣面臨如此的衝突，要怎麼解決？

最後，他認為在德國的經驗，其實是回頭看到底我們在面對外來人的時候，有沒有把他們當一般人來看待？倘若我們把目光放回臺灣，臺灣面臨少子化與老年化的問題，勞動力不足是可預見的未來，因此，我們勢必需要來自各國的人力。然而，反觀東南亞外勞在臺灣，他們的處境有比較好嗎？

最後，他也告訴我寫難民的記者都知道，「書寫難民報導」是會有「症候群」的。即使書寫這個議題即將邁入第四年，每每講到難民，大概有八成的機率會哭，那些他訪問的難民許多都成為了他的朋友，當他滑著臉書的動態牆，一次又一次被帶進敘利亞的景況裡—空襲、屍體、酷刑等血腥畫面早已是家常便飯，那些畫面不斷觸發他的情感。對他來說，這是最困難的一既要體會他們的人生，又要跳出來寫他們的故事。

褪去得獎的光環，劉致昕學長是一個勇於嘗試的人，他用自己的經驗告訴我，人有各種可能，倘若不勇於去嘗試、遺忘了前進的勇氣，那麼即使時光流逝，答案也不會在時間的洗練下更為明晰。

「祝大家認識自己，實踐自己。」在大學時，我們有足夠的時光去嘗試，去挑戰一切未知的事物，一步一步往理想的自己走去。

